

嘉莉妹妹

Jeaniene Frost's Mei

[美] 德莱塞 著 夏燕 译

西苑出版社

名著全译

嘉莉妹妹

〔美〕德莱塞 著 夏燕 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嘉莉妹妹 / (美) 德莱塞著；夏燕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9
(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丛书四)

ISBN 7-80108-470-5

I . 嘉… II . ①德… ②夏… III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I5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830 号

责任编辑：萧然

装帧设计：文景·蒲伟生

嘉莉妹妹

著 者：德莱塞 夏 燕 译

出 版 人：杨宪金

出版发行：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编：100039

电 话：68214971 传 真：68247120

网 址：www.xycbs.com E-mail：aaa@xycbs.com

印 刷：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337 千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08-470-5/I·115

全四册定价：63.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残缺、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富有思想，
一类富有感情。前者善于行动，后者
善于梦想。

—德莱塞

译 序

德莱塞(1871~1945),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71年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芝加哥独立谋生,当过洗碗工,还在街头流过浪,后来在别人的资助才得以进入印第安纳州大学。1892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天才的再现》。因在大学他并没有完成学业,成绩平平,只是由于他的运气好,才幸运地找到一个当记者的工作。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德塞莱是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势力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在于他对社会的冷峻而深刻的观察以及体现于作品本身的写实风格。尽管德塞莱思想深处的东西得不到大众的认可,但他对社会的落后和黑暗面还是深恶痛绝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品质有善良正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有叛逆的一面。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一方面热爱劳动人民,而他自己又不甘于当劳动者;另一面,他虽然痛恨统治者,却反对人民用双手解救自己。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他于1900年完成了他心理矛盾、复杂的作品《嘉莉妹妹》。这部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为美国文学开创了新天地,但由于这部作品的露骨批判和叛逆表现而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以致于一度被列为禁书。

《嘉莉妹妹》描写的是美丽少女嘉莉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而孤身前往芝加哥,以及在芝加哥起起伏伏、漂泊流离的从平民到艺人的生活,书中肯定了嘉莉的活泼单纯、善良朴实的平民优点,同时也刻画了她贪图虚荣、追求名利的形象。在嘉莉的周围,聚集

着形形色色的人，对她抱有各不相同的欲望渴求。单纯的嘉莉最初追求真诚和快乐的愿望落空，她的生活起起落落，在美国颓废社会的怪圈中，她倍感失望和孤独。而一直深爱她而犯下大错的赫斯提却最终落了个丧家落魄，魂归西天的下场。从少女嘉莉妹妹以及周围人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去反映当时美国社会的沉重现实，这是本书所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的认识价值。

译 者

2003年1月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漂泊他乡	(1)
第二章 贫困的威胁	(9)
第三章 命运作对	(13)
第四章 事实的嘲讽	(23)
第五章 名望的作用	(33)
第六章 今天的骑士	(39)
第七章 物质诱惑	(50)
第八章 命运	(60)
第九章 习俗的火种	(67)
第十章 使者来访	(73)
第十一章 劝说	(80)
第十二章 使者的恳求	(89)
第十三章 推心置腹	(96)
第十四章 视而不见	(104)
第十五章 喜新厌旧	(111)
第十六章 通入世界之门	(121)
第十七章 前途无量	(130)
第十八章 初登舞台	(138)
第十九章 初战告捷	(142)
第二十章 灵魂的诱惑	(154)
第二十一章 肉体的追求	(161)
第二十二章 灵与肉的战斗	(165)
第二十三章 灵魂的煎熬	(174)

第二十四章	硝烟弥漫	(184)
第二十五章	羞愧难当	(188)
第二十六章	求职受挫	(192)
第二十七章	不甘待毙	(202)
第二十八章	携款潜逃	(212)
第二十九章	海边的小船	(221)
第三十章	富人天下	(233)
第三十一章	百老汇街展风姿	(240)
第三十二章	预言家	(247)
第三十三章	每况愈下	(261)
第三十四章	艰难时刻	(270)
第三十五章	愁苦的面容	(278)
第三十六章	无情的衰退	(289)
第三十七章	另辟途径	(301)
第三十八章	冷酷世界	(309)
第三十九章	希望与阴影	(319)
第四十章	最后的呼吁	(331)
第四十一章	罢工	(340)
第四十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357)
第四十三章	黑暗中的眼睛	(366)
第四十四章	黄金难买之物	(375)
第四十五章	穷人的变化	(385)
第四十六章	一石击起千层浪	(402)
第四十七章	风中的竖琴	(414)

第一章 漂泊他乡

当嘉罗琳·米贝登上下午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时，她的全部行囊只有一只小箱子，一只仿鳄鱼皮提包，一包点心，还有一只黄色的带暗扣的皮包，里面有她的火车票和她要投奔她姐姐的地址条。除了这些，她只有可怜巴巴的四块钱。那是1889年8月份，18岁的她，聪明、腼腆，对未来充满幻想。她开始后悔离开家人了。但不是因为放弃了在家乡的可以过得相当舒适的条件。当妈妈亲吻她的脸颊时，泪水打湿双眼；当车子开过爸爸整日工作的面粉作坊时，悲伤又一次涌上心头；当那熟悉的乡村绿色田野在眼前掠过时，车轮滚滚地带走了她的离乡之情。她伤心地叹息着：别了，家乡！

当然，路总是没有终点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下车返回去。那些大城市被这些日夜穿梭的火车联系起来，并日益拥挤喧闹。到了芝加哥，就不会觉得哥伦比亚城很远了。几个小时——几百英里的距离又算什么呢？她呆呆地看着写着地址的纸条，她长时间地看着窗外那绿色的风景。离家越来越远，她的思绪也很快转向了对她来说只有一个大概印象的芝加哥。

如果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离家讨生活，常常会有两种选择：要么碰到热心人使她生活好起来，要么被各种道德观价值观所俘获，然后变得堕落。大环境就是如此，根本不可能不受影响。要么变好，要么变坏。大城市中充满尔虞我诈，到处都是伪君子。那些绅士们能用口水让人上钩，有极大的力量。甚至闪耀的灯光和讨好调情的追求目光也可以使人不能自己。只有靠超人类的力量才能固守纯洁自然之心。喧闹的城市，沸腾的生活，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的观念。没有一个商量的人可以为她出出主意，毫无警惕的头脑很容易就被谬误填满。不明

世事，虚荣就像音乐一样会使单纯的人放松警惕，无力抵抗，以致失足。

嘉罗琳，但家人都亲热地称她为嘉莉妹妹。她尚不具有完善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她想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但又不是那么强烈。然而这正是她的主要特点。她热情、充满幻想，带有一种青春的朝气。她天生丽质的好身材和美丽的眼睛总是透露着与生俱来的聪颖。她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当地移民的第三代的典型。对读书毫无兴趣——知识对她来说一窍不通。她还是个雏儿，天生的魅力还未发挥出来。她完全不知如何搔首弄姿，双手也不那么引人注意。小巧的双脚，可惜是副平脚板。然而，她已懂得顾影自怜。她很快就尝到了生活的甜头，更要努力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她是个武装未全的小骑士，壮着胆子去闯那神秘的都市生活，憧憬能一步登天，让人们跪在她的石榴裙下，而现实又让她深感痛苦和后悔。

“快看，”她耳边有人说，“那就是威斯康星州最美丽的旅游胜地。”

“是吗？”她惴惴地回答。

火车正驶出沃基肖。她留意到了，有个男人在她身后坐立不安好久了。她感到他正注意着她那乱乱的头发。她的第六感官告诉她后面这个人对她有兴趣。她那少女的矜持和警觉提醒她应该先一步断绝这种亲近。可那个人很有经验，他的大胆和魅力占了上风。嘉莉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往前挤了挤，把胳膊搭在她的座位靠背上，然后就开始大谈开来。

“是的，芝加哥人都喜欢那个地方。旅馆都是时髦的。你好像对这一带不太熟哟？”

“哦，你误会了。”嘉莉答道，“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可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这么说你这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啦?”他问,盯着她的脸。

她一直斜眼打量着这个人。是一个红光满面戴着灰色的软呢帽的小胡子。现在她转过脸来,也看着他。自我保护的本能和少女的虚荣在心里作着斗争。

“我可没这么说。”她说。

“哦。”他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好像自己说错话了,“我还以为你说过的。”

他是一个厂家的推销商——用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属于“行商”阶层。他还诠释了一个新名词:“情种”,这是个在1880年广泛流传的新术语,指的就是那种用穿着打扮或举止来招惹年轻女人好感的人。他穿着一件很新潮的方格图案的棕色呢子大衣。这种衣服后来成上班族的套装。背心的领口很低,把上了浆的白底色粉红条子衬衫的前胸露了出来。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同样图案的亚麻布衬衣袖口,坠着很大的镀金扣子,还镶着叫“猫眼”的黄色玛瑙。他的手指上有好几枚戒指,包括一只不会变形的厚厚的私章戒指。背心口袋外面垂着一条漂亮的表链,这些链代表麋鹿会的秘密徽章。合体的衣服,再加上擦得亮的突底褐色皮鞋和软呢帽,以及他的谈吐,他还是有点吸引力的。可这些东西都没引起嘉莉的注意。这都是因为她已经先入为主了。

万一这种人在地球上消失了,还是让我先把他最成功的举止和手法,身上的特征作点描述吧。上等的衣料当然是最基本的,否则他就啥也不是了。其次要具有对女性充满强烈欲望的强壮的体魄。第三是一种洒脱,并非贪图荣华富贵,而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他的手段常常简单明了,因为他很大胆,对女性充满着欲望和爱慕。只要他看上哪个年轻女人,他就会以一种友好的亲昵去接近她,并带有一点点要求,这种要求往往能得到应允。如果她表现出一点撒娇的样子,他就立马会帮她拉直领带。如果她“接受”他为朋友,他马上就亲昵地称她的爱称。如果她不理他,

去逛商场，他会老练地跟在一旁，问一些暗示性的问题。要是在火车上或候车站，这种人多的地方，他会放慢脚步。看到那些让人怜爱的女人，他会冲上去打招呼，帮忙找客车或是拿行李。如果未得事逞，他就坐在她身边希望能一直追到她家。不是问她要不要枕头，就是问她要不要看书，或要不要放脚的小凳子，或需不需要把窗帘拉下来等等。这些手段他都使得出。如果一直到她家，他没有下车帮她照顾行李的话，那只有一个原因：根据他的估计，他的计划不能成功了。

女人总是对服饰很有看法的。不管她多么年轻，对衣服评头论足是她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对男人的穿着常有一种模糊的标准，她能看出哪些值得一看，哪些不屑一顾。一旦一个男人没达到这个标准，他就再也得不到女人的青睐。而另一种男人的服饰是可以一下子抓住女人的目光，嘉莉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是个例子。她觉得不平衡。她身上的镶着粗布黑边的蓝衣服现在看起来真是寒伧。甚至鞋子也太破了。

“聊点儿什么吧，”他继续说，“你们镇上的人很多我都认识。服装店老板摩根治思，布店老板吉勃生等等。”

“哦，是么？”她忍不住打断他。让她想到了那些她向往已久的陈列在橱窗里的东西。

于是他明白了她的心思。然后就看这个话题谈了下去。没过几分钟，他就坐到她身边来了。他大谈服装生意，大谈他的旅行，大谈芝加哥以及那里好玩的东西。

“如果你要去那里，会觉得很好玩的。你那里有亲戚吗？

“我是去看我姐姐的。”她解释说。

“林肯公园值得一逛。”他说，“还可以去密执安大街转转，那里正在建大厦，号称是第二个纽约——很棒的。那儿还有不少值得去看的——像剧院、拥挤的人群、漂亮的房子什么的——哦，你会喜欢的。”

她心里描绘着他所说的一切，内心阵阵作痛。面对如此的繁华景象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她虽然自己不是来享福的，然而要过他所描述的未来的物质生活还是有点戏的。面前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让她有些得意。他说她使他想起了某个走红演员让她禁不住笑出了声。她并不傻，对这种殷勤一看便知。

“你要在芝加哥呆上一段吧？”在闲聊中，他开始探口风。

“我也不知道。”嘉莉有点吞吞吐吐含糊地说——这时脑子里出现了她很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情景。

“那不管怎样，至少要呆上几个星期吧。”他说着眼睛色迷迷地盯着她望。

这会儿他的话中带着弦外之音。嘉莉美丽动人无法描写的风韵让他心动。她也注意到了他对她非常感兴趣。这一点，让她又高兴又有点紧张。她的泰若自然，是因为她不知道很多女人都是千方百计来掩饰她们的真情实意。她似乎有些大胆。要是旁边有个同伴聪明的话，肯定会提醒她不要直视男人的眼睛。

“你问这些干吗？”她问。

“唔，我要在那里逗留几周。要去我们单位看看行情，带点儿新样品回来。我乐意领你到处转转。”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方不方便。我准备和我姐姐住在一起，而且——”

“唔，如果她不同意，还有别的法子吗？”他掏出铅笔和一本袖珍笔记本，就跟早就放好了似的。“能留给我你在那里的地址吗？”

她从钱包里翻找那张地址条。

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鼓鼓囊囊的钱包，里面塞满了纸条、几本里程表和一叠钞票。这让她印象深刻。没有哪个对她有兴趣的人有这种钱包。的确，以前她从未接触过这样的有经验的旅行家或老于世故的人。鼓鼓的钱包，发亮的褐色皮鞋，时髦的

衣服，还有他的绅士风度都让她憧憬起遥远而又美好的未来。他就是将其带到那个未来的关键。为了这所有的一切，她很乐意接受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他掏出一张精致的名片，上面印着巴特利特一卡约公司，左下角写着查利·赫·杜洛埃。

“这是我的名片。”他把名片塞到她手中，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读作杜一洛一埃。从我的父辈说，我有法国血统。”

她看名片时，他把钱包收了起来。又从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的一叠信中抽出一封。“我就是替这家公司推销货物的。”他指着上面的图案接着说，“这家公司就在州街和湖街转弯的地方。”他话里带有一点自大。他自认能与这样地方的人打交道很了不起。他也使她有了这种感觉。

“你住在哪呀？”他拿好笔准备开始记录。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说：“西范布伦街 354 号史·西·汉生转。”

他把地址认认真真地写了下来，然后又把钱包拿了出来，“如果我星期一晚上登门拜访，你会在家吗？”他问。

“应该在吧。”她答道。

说的不错，语言只是我们思想的外壳。是一个小小的有声链锁，可以把无声的感情和你的意图连在一起都表达出来。此时的两个人，只不过谈了几句话，掏了掏钱包，看了看名片，便都感受到对方那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但两人都未聪明到能拿准对方心理活动的程度。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把戏是如何成功的。而她也只是在要她的地址时，才明白自己也是一无所知。现在她感到她已经让对方了解了自己——而他也觉得自己已初战告捷。他们都已觉得，他们也算有了点交情。他已经能够驾驭他们的话题。他谈笑自如，她也举止轻松。

马上就要到芝加哥了，火车呼啸着穿过平坦空旷的草原。耸立田中的一行行电线杆一直通往城里。远处是一派乡镇景象，大烟囱高耸入云，这一切都表明那就是芝加哥了。

但偶尔也有一些二层房子孤零零立在空旷田野里，既没栅栏，也没树林，好像孤立的前沿哨所。

儿童是一些充满想像力的天才。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来说，第一次到大城市真是很令人兴奋。尤其是傍晚时分，在那明暗交替的神秘时刻，生活的一面开始转向另一面。看，夜色多美丽！疲劳的来客在夜的怀抱中，旧梦重温。劳累一天的人想说：“马上我就解放了，可以自由享受快乐时光了。大街，路灯，灯光辉煌的餐厅都是为我准备的。剧院、大厅、舞会，我要放松自己，纵情歌唱。今晚我拥有所有的一切。”于是早已心猿意马了。到处都是这种气氛。即便是最麻木的人也会有所触动的。虽然在白天他们不善言辞，但夜色让他们放开了胆子。

嘉莉妹妹望着窗外，她的旅伴也被她的好奇所影响。什么都有传染性。他也开始对这个城市再次发生兴趣了，不时将这个城市的名胜古迹指点给她看。

“这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杜洛埃说，“这是芝加哥河。”他指着一条脏兮兮的小河，里面挤着从远方来的大帆船，船头都朝着黑色的河岸。火车不时喷出一股气，发出一阵鸣声。在铁轨的轰隆声中，小河消失了。“芝加哥应该是一座不错的城市。”他继续说道，“应当说是个奇迹，你会在这里看到很多东西的。”

她并没听清这句话。她的心里充满疑惧。她只身离家闯荡在人海中求生存。她有点喘不过气来——心跳得那么过快，还有些头晕。她半闭着眼睛，而却拂不去。哥伦比亚城离这儿很近了。

“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到了。”司闸员叫道，嘭嘭地打开门。他们来到了喧闹的挤满人的车场，她开始收拾她的几件小行李，不

忘紧紧地抓住她的钱包。杜洛埃站起身来，跺跺脚，抚平裤脚，抓起他那整洁的黄提包。

“你家人应该会来接你吧。”他说，“还是让我来帮你拿行李。”

“唔，不用了。”她说，“我希望你别费心了。我和姐姐见面时你不要和我在一起，我怕她会误会。”

“好吧。”他和颜悦色地说，“那么我就在你旁边，万一她没来，我会把你安全地送回去的。”

“你想得真周到。”嘉莉说，她感到了在陌生人环境里能享受这种殷勤真让她舒服。

“芝加哥到了。”司闸员拉着嗓子叫着，火车驶进一个阴暗的大车棚，里面灯火通明，到处是车箱。这辆火车慢慢地蠕动着。车箱里的乘客都站起来纷纷涌向门口。

“嗨，我们到了。”杜洛埃边说边把她带到门口。“再见了，星期一见。”

“再见。”她的手被他伸出来的手握了一下。

“别忘了，我会在旁边看着，直到你找到你姐姐。”

她迎着他的目光绽开了一个甜甜的笑。

他们排队下了车，他装出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一位脸瘦瘦的普普通通的女人在站台上认出了嘉莉，朝她匆匆走来。

“喂，我的嘉莉妹妹！”她叫道，伴着一个敷衍的欢迎拥抱。

敏感的嘉莉立马就感到了环境的变化。充满困惑、喧闹和新奇，她感到冷酷的现实正迎面而来。没有光辉欢乐的世界，没有开心的时刻。她姐姐身上就带着一股上班干活造成的冷酷。

“喂，家里人还好吗？”她问，“爸妈怎么样？”

嘉莉口里回答着，眼睛却一直朝远处看着。杜洛埃就站在通往候车室和大街的门口，正往这边看呢。目光交汇后，他转身走开，留给她一个背影。只有嘉莉注意到了这一切。一看不到他，她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当他的影子完全消失的时候，她彻底感

到一种无助。虽然她姐姐就在身边但仍觉得孤独，就像孤零零地掉进了波涛汹涌的无情大海里。

第二章 贫困的威胁

敏妮的“公寓”（当时就是这样称呼一层楼的居民套间）就在西范布伦街上。这里的住户一般都是工人和职员。这些人中有早就住下的，也有现在刚来的。人口以平均每年增加5万人的速度攀升着。敏妮的家在三楼，前窗临街。一到晚上大街上的杂货店灯火通明，孩子们跑来跑去。嘉莉感到马车的铃声时起时落非常悦耳，因为她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当敏妮把她带到前屋时，她盯着灯光辉煌的大街，追寻着这些声音的出处，和这个城市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喧闹声。

汉生太太说完客套话后就把孩子交给了嘉莉，开始做晚饭。她丈夫也应景地问了几个问题就坐下读晚报。他是个沉默寡言、带有瑞典血统的美国人，是一家牲口圈场的冷藏车清洁工。小姨子的来去跟他并没多大关系。她只身来这儿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她能否在芝加哥找到工作。

“这是个大城市，”他说，“用不了几天你就能有份活儿干，每个人都是这样从这步熬过来的。”

他们提前约好嘉莉自己找工作，并要付膳宿费。他是一个有洁癖又十分节俭的人。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西郊买了两块地，他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在那儿拥有一座房子。

在准备晚饭的空儿里，嘉莉得以打量一眼这套房子。她的观察能力还可以，而且具有女人所特有的第六感——直觉。

她感到一种无以言表的生活压力。房间的墙糊得一团糟，地板上铺的是麻袋，客厅铺的地毯也很破旧。家具是那种一看便知是在匆忙中拼凑起来的分期付款买来的质地低劣的货色。